

明鑑易知錄

明鑑易知錄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三十

綱目續編

南宋紀

理宗皇帝

辛酉二年

蒙古二年春正月詔皇太子釋奠孔子加張栻呂祖謙伯爵並從祀帝手詔曰虎蘭國好齒

胃王制凡入學以

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卷四十二釋菜大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與器用幣然後釋

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繼人釋菜之事我朝俱未嘗廢然享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太

子既還上奏曰先聖之道至我朝而後有以續孟氏之傳然諸說並駕未知統一迨朱熹張栻呂祖謙志

同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人心一正聖道大明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

望焉帝從之遂封栻華陽伯祖謙開封伯並列從祀二月朱熹罷夏四月以皮龍榮參知政事沈炎

同知樞密院事何夢然簽書院事○以俞興為四川制置使○蒙古聽儒士被俘觀上者贖為民五月

蒙古以史天澤為中書右丞相○蒙古以姚樞為太子太師竇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皆辭不

拜衡等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密大司農六月潼川今四川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屬四

叛降蒙古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死之○初賈似道之出督也嘗憾高達曹世雄之輕已今呂文德据上

聲撫職也拾其罪逼世雄死達亦廢棄整聞之懼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而似道方會贈計邊費興

遣吏下整整訴於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於蒙古以整為夔今四川路

行省兼安撫使整曉將也蒙古既得之由是盡得國事虛實而似道不以為虞整之將叛也命制置司參

謀官許彪孫草表彪孫不屈合門仰藥仰首而死

雲間張氏曰劉整之叛信有罪矣然原其所自亦非其本心也乃似道進之也嗚呼似道驅良將以資敵人猶撤藩籬以延盜入室也欲求貨資之不喪得乎

秋七月竄吳潛于循州今廣東○八月俞興討劉整敗績詔罷興以呂文德兼四川宣撫使○以江萬

山陰 吳乘權楚材 周之炯靜專 周之燦星若 同輯

許彪孫不屈

許彪孫死

人心一正 聖道大明

里同簽書樞密院事賈似道救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先是賈似道忌功欲污鹹一時閭臣

且怨士璧嘗侮已諷侍御史孫附鳳等劾罷之送漳州今福建安置又遣官會計邊費於是趙葵見上卷

史巖之見上卷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費尤多至是逮見上卷至行部責償幕屬方

元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徵之潭規人聞之有垂涕者信州今江西謝枋得

以趙葵檄文也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宣撫自償萬緡費也錢餘不能

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徒木將取信於市人見上卷二卯而棄千城豈可聞於鄰國見上卷遂得

免徵餘者似道又忌王堅見上卷出知和州屬江堅鬱鬱而卒冬十月沈炎罷蒙古主忽必烈擊阿

里不哥于昔木土敗走之○十二月以何夢然參知政事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兼知臨安府○江萬里罷

綱壬戌二年蒙古三年春正月賜賈似道第宅家廟賜給錢百萬建第於呂文德復瀘州劉整率所部

入朝於蒙古文德遂入瀘州詔改為江安軍○蒙古脩孔子廟二月皮龍榮罷志於賈似道故罷臨安

鐵目詔賑卹貧民時馬光祖知榮王與芮府有積粟三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卧于客次王不得已見

馬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為大王子今民飢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廩虛辭光祖探懷中

出片紙曰某莊某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祖遣吏分給活飢民甚眾○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璫

炭以京東來歸詔封璫為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三月蒙古殺王文統璫自忽必烈即位便有南歸之

志至是召其子彥簡於開平見上卷脩築濟南今山東益都今山東青州等城壁遂以連連水今江南

海今淮安三城來歸獻京東郡縣請贖父過六李全見上詔授璫保信富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

馬封齊郡王改漣水為安東州蒙古王文統使其子堯倬通好於璫事覺被誅以孫附鳳簽書樞密

院事○夏五月馬光祖罷○蒙古史天澤圍李璫于濟南六月遣提刑青陽夢炎將兵救之不至而還夢

至山東不綱封陳光昺昺為安南王陳日熉傳位於其子光昺遣使來告且貢象二詔封光昺為安南王

六日○故相吳潛暴卒于循州賈似道使劉宗中以楊棟同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蒙古陷濟

謝枋得上
書賈似道

馬光祖請
榮王降巢
縣民

徐經孫徐具公田之害陳茂源不負徐公

置權場於樊城

南李璫死之蒙古以董文炳為山東經略使○九月蒙古以阿朮為征南都元帥○冬十月以楊棟簽書樞密院事葉夢鼎同簽書院事○蒙古命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專理財賦○十一月竄丁大全于新州府新興縣道死

癸亥四年蒙古四年春正月蒙古以姚樞為中書左丞相二月詔買公田置官領之罷翰林學士徐經孫

目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以楮幣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州府

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安張希顏上

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於和糴則楮幣

未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

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

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餘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

不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訔銀為簡閱

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經孫嘗

舉陳茂源至是為公田官分司嘉興今浙江嘉興府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終身不起未幾帝

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

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從似道出視事似道復具陳其制帝悉從之

三月蒙古始建太廟蒙古建太廟於燕京命僧夏六月論買公田功進知臨安府劉良貴等官秋

七月置權場權貨之場權見十四卷三三于樊城樊城見卷四劉整言於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還

以玉帶餽之求置權場於襄陽見同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見上卷請於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曰南人無

信安豐見上卷等處權場每為盜所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權場成我之利且可因

以通好去聲文德為請於朝開權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鹿門山在襄陽府城東南外通五市內築堡壁堡小城蒙

國益易知錄卷三十宋理宗原卷八十五至八

呂文德誤國之罪

增公田官

兩宋一轍

蒙古都燕

作銀關

古又築堡於白鶴亦山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中吹解掠襄陽城外兵威益熾大德弟文煥知為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

靜軒周氏曰自置樞密於樊城後蒙古取樊之計成而人心大變樊之機決矣蒙古以利誘呂文德請置樞密於樊城許之然則樊城之陷可勝驚愕矣日特書所以志其失矣

綱蒙古以廉希憲為中書平章政事商挺參知政事

綱甲子五年蒙古至元元年春三月增公田官于平江今江南蘇州府諸路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繫衙平江嘉興安吉

同簽書院事綱秋七月彗星出中外上書乞罷公田賈似道力求去位詔勉留之綱彗星現五卷出柳光

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詔避殿減膳許中外直言臺諫士庶皆上書以為公田不便民

閒愁怨所致於是似道上書力辯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公田之說公私兼濟所以決意

行之今業已成矣若遽因人言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

人言由是公論頓沮綱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等于遠州綱之將亡也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等於遠州

彼儒者之獲無辜固不暇惜而綱五卷二十綱葉李蕭規應詔上書詆賈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命劉

良貴据撫見上以罪黥配李於漳州見上規於汀州今福建汀州府綱蒙古阿里不哥自歸于上都蒙古主釋不

治其黨不魯花等伏誅綱楊棟免○八月蒙古以劉秉忠為太保參領中書省事綱蒙古入都于燕綱劉

秉忠請定都於燕卷八二蒙古主從之詔營城池及宮室仍號為中都見上綱九月竄建甯府屬福建教授

謝枋得于興國軍綱枋得考試宣城今江蘇南及建康今江蘇南摘賈似道政事為問且言權姦擅國敵兵必

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其橐於似道於是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怨望騰謗大不敬詔竄之綱作銀

關綱賈似道以物貴由於楮楮賤楮賤由於楮多乃更造銀關綱見七九每一准十八界會之三界見六

六父子會見八二卷十會子自製其印如賈字狀行之出奉宸庫珍貨收弊會於官廢十七界會不用銀關行物益貴

楮益賤綱冬十月帝崩太子祿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上帝廟號理宗

理學後主
自帝始

度宗登拜
賈似道

包恢政聲
赫然

史臣曰理宗享國與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賢相相繼理宗四十年間若崔與之吳潛皆弗究於用而
乃貪地棄盟事變隨起兵連禍結境土終始治效之速仁宗宜也然州事權移於臣以致於此
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氏丕變士習後世有以理
學後主稱之治者亦論其功

度宗皇帝名禔王與芮之子初封忠王理宗無嗣立為太子在位十年壽五十三歲而崩○帝
荒於酒色拱手權奸喪師失地殆無虛日賈似道方且粉飾太平天怒人怨以至滅亡

乙丑度宗皇帝咸淳元年蒙古至春正月朔日食慶食度宗即位之初而首歲首月首日連爾日

以姚希得參知政事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王燦藥簽書院事○三月葬永穆陵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

封魏國公已事而退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理宗山陵事竣

詔起之似道乃至閏五月以江萬里參知政事王燦同知樞密院事馬廷鸞簽書院事八月蒙古

以安童為中書右丞相冬十月命許衡議省事衡辭不許目安童未華黎見三五四世孫年二十一矣蒙

古主以其幼未更耕事召許衡於懷孟今河南懷慶府俾議中書省事衡至以疾辭蒙古主不許安童親

候其館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釋者累日十一月以留夢炎簽書樞密院事

丙寅二年蒙古至春正月江萬里罷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以身掖挾持帝云自古無

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因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

人然以此益忌之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夏四月姚希得王燦罷

五月以王燦參知政事留夢炎同知樞密院事包恢簽書院事目恢所至以嚴為治破豪猾去姦吏治盡

獄政聲赫然理宗朝嘗因論對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開而食者外戚近習耳秋七月蒙古以張

德輝參議中書省事目初德輝在史天澤幕見四二下蒙古主在藩邸見四八聞之召見問曰或云遼以

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而親睹宰執皆武弁世爵雖用一二儒臣及論軍國

大事又不使預聞然則金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蒙古主然之呼其字而不名德輝又嘗與元裕上謁請

綱鑑易知錄 卷二十一 宋度宗 三 原卷十八 九至十三

儒教太宗師

淮湖之民尤可念
四賢配享
崇儒一節
差強人意
蒙古許衡
陳四事
以大學修
身為本

我斷不食
陳自強

蒙古主為儒教太宗師。蒙古主悅而受之。既即位以為河東南北路宣撫使。遂入議政。

綱 丁卯三年。蒙古至春。四年正月。立皇后全氏。**目** 后會稽。今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寶祐理宗年號

中父昭孫沒於王事。理宗以母故常召后入宮。問曰。爾父沒於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

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異之。語去聲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命。也。宜配冢嗣。以承宗祀。遂納為太子妃。**綱** 帝

釋菜。見上于孔子。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列邵雍司馬光于從祀。**目** 又升顯孫師於十哲。追封雍新安

伯。**明** 理宗在位。而崇儒重道之心。隆度宗嗣位。而崇儒重道之心。切帝釋菜孔子。而以四賢配享。二子從

亦視宋又非吾道之功也哉。**綱** 蒙古許衡謝病還懷孟。**目** 衡陳時務四事。一曰立國規模。二曰中書大學。三曰為君難。四曰農桑學校。

書至萬餘言。且謂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以責難陳善。乃為恭敬臣之所守。如此而大約以道

學修身為之本。蒙古主嘉納之。衡多病。蒙古主命五日一至中書。至是始聽歸懷孟。**綱** 二月。以費似道

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治事都堂。**目** 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

日十數。至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在杭州府城西。之葛嶺。使迎養其

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砌決於館官廖

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舉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

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圖為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

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於下。誅責無藝。猶言無極。莫敢言者。**綱** 三月。以程元鳳為右丞相。樞密使葉夢

鼎參知政事。王燦知樞密院事。常挺簽書院事。元鳳煥尋罷。**目** 夏六月。以馬光祖參知政事。秋八月。進

封嗣榮王與芮為福王。**綱** 以葉夢鼎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許。**目** 利州。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路轉運使王介

子懇求遺澤。夢鼎以為合與。似道以恩不出已。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強。附韓侂胄得

相。侂胄誅自。即求去。似道母責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求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

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為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乃悔悟求解。夢

蒙古城白河

鼎請去益力。帝不許。**綱**冬十二月。以呂文煥知襄陽府。現上**綱**蒙古阿朮劉整謀入寇。遂城白河口。**目**劉整言於蒙古主曰。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成。想使宋得竊築為強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朮與整經略襄陽。阿朮駐馬虎頭山。**綱**在襄陽。顧漢東白河口。**綱**在襄陽。曰。若築壘於此。以斷短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置其帳。告文德。文德怒且罵曰。汝曹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現同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今聲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議者竊笑之。

琴鶴金丹

綱戊辰四年。蒙古五年春正月。留夢炎罷。**綱**夏四月。奪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謝方叔官。爵**目**方叔以嘗為東宮官。自豫章今江西以一琴一鶴。金丹一鑪獻帝。似道疑其觀望。再相諷諫官趙順孫等論其不當誘人主為聲色之好。去聲欲謫之遠郡。呂文德請以己官贖方叔罪。乃止。奪官爵。**綱**秋九月。蒙古阿朮劉整圍襄陽。**目**劉整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城上聲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十艘。之總名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連也城以通襄陽。**綱**冬十一月。常挺卒。○行義役法。○十二月。包恢罷。

畫船為船吉水戰

武銳軍

綱己巳五年。蒙古五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使。**目**兼知揚州。揚州府時揚州新遭火。公私蕭然。庭芝大築城壁。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實之。號武銳軍。脩學賑饑。民德之如父母。**綱**葉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目**夢鼎抗於賈似道。不得行。乃引杜衍故事。上疏乞致仕。單車宵遁。詔判福州。夢鼎不拜。以馬廷鸞江萬里參知政事。**綱**蒙古遣史天澤益兵圍襄陽。**目**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往經畫之。天澤至。築長圍。起萬山。在襄陽府城西北包百丈山。在府城南南北不通。又築峴。在府城東北山。城南虎頭山。現為一字城。聯互諸堡。以立久駐。必取之基。**綱**二月。蒙古行新字。加號西僧八思巴為大寶法王。蒙古主其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為宗。**綱**三月。蒙古軍圍樊。現上遂城虎門。現同京湖都統張世傑將兵拒之。戰于赤灘。圍敗績。**目**世傑柔成。想杞封府。杞縣有罪來奔。阮思順見而奇之。言於呂文德。

長圍

一字城蒙古行新字

張世傑亦灘圍之敗

夏貴新城
之敗

廉希憲受
孔子戒
排當

文天祥不
呈制稿

賈似道作
半間堂
與霍妾
蟋蟀
建多齋閣

文德召置麾下累功至都統制。綱以江萬里馬廷鸞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夏五月光祖罷。綱秋七月夏貴襲蒙古阿朮于新城敗績。綱冬十二月呂文德卒。以范文虎為殿前副都指揮使。綱目文德以許蒙古置權。綱上為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乞致仕。詔授少師封衛國公。卒。賈似道以其壻范文虎總禁兵。

綱庚午六年。綱七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為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綱起復孫虎臣為淮東安撫副使。

綱江萬里罷。綱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綱蒙古廉希憲罷。綱蒙古主當今希憲受帝師。西僧八

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蒙古主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

臣以陳宗禮簽書樞密院事。趙順孫同簽書院事。綱目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

為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啟。帝即位益盛。至出內帑為之。宗禮為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用心非借

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費幾州汙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綱蒙古

立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政事。綱二月蒙古以許衡為中書左丞。衡固辭不許。綱目時阿合馬勢傾中外。其

子忽辛有同簽樞密院之命。衡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蒙古主

曰。卿慮其反邪。衡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蒙古主以語阿合馬。由是怨衡。亟薦衡為左丞。欲因以事中之

衡屢入辭免。蒙古主不許。綱夏四月罷直學士院。文天祥。綱目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堅。命學士降詔

天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稿於相。天祥不從。似道意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亟求解職。遷秘書監。似

道使臺官張志立劾罷之。綱秋八月詔賈似道十日一朝。入朝不拜。綱目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規二

起樓閣亭榭。謝。綱目土高。榭作半間。開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肆淫

樂。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自是或累月

不朝。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乞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綱冬十月詔范文虎

總中外諸軍救襄陽十一月蒙古城萬山
辛未七年
十一月
十二月
陳宗禮卒

開羅者辛未七年一一帖至元八年改國號曰元春二月大饑是歲淮浙江西皆饑命官賑貸知撫州今江西黃震大書

疏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臺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

天子之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殿

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

姚燧等十二人為齊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為教因

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

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

道魯齊設教之方古一人而巳蒙古始興而冬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元取易乾元之義從太

保劉秉忠請也得大儒為之輔佐如此抑豈偶然之故哉

綱壬申八年元至元春正月元罷尚書省阿合馬仍平夏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

與元軍戰敗結皆死之目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

布帛爾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今湖廣武昌府庭芝聞詔去聲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即其地造輕舟

百艘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為

諸將所服俾為都統號貴曰矮臨上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母敗

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夜漏下三刻起碇石也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殿賴

聲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短鐵絙大索也攢棧數百轉戰百

二十里元兵皆披靡震懾以避其鋒黎明黑也天將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踊躍過望勇

綱宋度宗

五原卷八十八至三十一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諸軍驚以爲神

孫星椿

一張雙全廟

涕泣出書
賴爲尼

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甲冒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創

鏑六箭怒氣勃勃如字諸軍驚以爲神結塚斂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

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覘赴范文虎於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撤蘆

星椿雖魚鰕不得度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詳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

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洎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

復不能銜枚見十六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絕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見五十既出險地漸

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爲郢兵來會喜躍而進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

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

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朮於樞門問阿朮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今降

卒四合昇預也對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坡如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

卒以貴附附葬順塚立雙廟祀之綱六月竄資政殿大學士皮龍榮于衡州道卒目龍榮舊官僚也知賈
似道忌之家居杜門不預人事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以事
徙衡州今湖廣居住龍榮恐不爲雷應所容未至飲華卒綱以章鑑同簽書樞密院事綱秋九月有事于
明堂大雨帝還宮賈似道去依詔出貴嬪胡氏爲尼似道乃還目祀明堂似道爲大禮使禮成幸景靈宮
見七二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禧宣宗故事却輅乘逍
遙輦連上聲人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給臺上聲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
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爲尼似道始還
冬十一月馬廷鸞罷目廷鸞扼於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今江西入辭帝惻怛久
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語孔棘德天下安危大
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死間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水圖臣死且瞑臣泣拜而出

南宋之亡
決於此

范天順牛
富死節

王福死節

詔城清口

觀廷駕三不知之謠
夢鼎引疾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嵎威縣屬浙江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
小也舟徑還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恥事去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費似道大怒乃令致仕
癸酉九年元春正月樊城陷守將范天順牛富死之目樊城被圍規四年范天順牛富力戰不
為去傷也敗富又數射石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為脅齒未幾阿里海涯得西域人所獻
新砲法乃進攻樊破外郭郭射石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為脅齒未幾阿里海涯得西域人所獻
樊則襄出舟師求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短救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初襄樊兩
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鏢鎖以鐵短見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為固至是阿朮以機鋸
斷木以斧斷短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薄也樊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為宋
臣死為宋鬼即所守處縊意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
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
死二月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目襄陽久困援絕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於朝賈似道

累上書請行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樊城既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
為帥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未幾阿里海涯帥總管以都
等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陽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阿里海涯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以
爾等拒守孤城於今五年宣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治且加遷
擢文煥乃出降且陳攻郢州之策請已為前鋒阿朮入襄陽阿里海涯遂偕文煥朝燕元主以文煥為
襄漢大都督事聞似道言於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陲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三月詔城清
口清安府清河口縣劉整故吏羅鑑自北復還上整書稿一帙於四川制司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
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桃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取帝亟詔淮東制司往

清口擇利地築城備之綱元主立其子真金為太子目真金蒙古主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

密院事劉秉忠薦中山定今直隸真州王恂以輔之蒙古主以為太子贊善真金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

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舉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舉之於紙無不差者真金曰善至是立

為皇太子綱李庭芝免夏四月以汪立信為京湖制置使趙潛晉為沿江制置使立信兼知江陵潛兼建

有是命故綱六月降范文虎一官職任如故竄俞興子大忠于循州目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

文虎怯懦逃遁規上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關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

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俞興規上父子文虎聞難怯戰僅從薄罰猶子天順守節不屈規上猶可少贖其愆

興奴隸庸材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資為父行賄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

天下之忿乞置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黔州黔州陳拘管綱秋七月元許衡乞罷許之

目阿合馬等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孟規上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

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元主又命諸老臣議其去留實默為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

忠姚樞及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攝學事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為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致廢

墜從之

雲間張氏曰嗟夫魯齊之仕元猶蘇合之遺冀穢耳雖然仕宋母乃不可乎曰宋以奸臣亂政暗主

負乘國之將亡不可為也其仕於元豈其本心哉乃不得如孔孟之周流四厯列聘羣國耳噫魯齊

之於道雖塞於一時實通於萬世君子幸焉

綱九月以章鑑簽書樞密院事陳宜中同簽書院事綱冬十一月以李庭芝夏貴為淮東西制置使陳奕

為沿江制置使庭芝兼知揚州貴兼知廬州奕兼知黃州

綱甲戌十年元至元春正月賈似道母死詔以鹵簿天子儀衛葬之遂起復似道入朝綱元以伯顏為中書左丞相目伯顏事宗王旭烈現卷於西域嘗入奏事蒙古主見其貌偉言厲曰此非諸侯王臣遂留與議國政自右丞進左相綱二月趙順孫罷綱秋七月帝崩子嘉國公顯顯即位太后臨朝稱制目帝崩

汪立信修書實似道

今日之計其策有三宋何至亡惜乎其不用也

天目山崩

年五十三。賈似道入宮。議所必眾。以建國公是長當立。似道主嫡。乃立嘉國公。時年四歲矣。謝太后

臨朝。稱詔。號帝廟曰度宗。**綱**封兄昱為吉王。弟昺為信王。昱母楊淑妃。昺母俞修容。**綱**詔賈似道獨班起居。尊皇太

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綱**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目**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

誠上下交脩。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日。

皆貪也。左傳。緩急倒施。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為今日之計者。其策

有二。一為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

要害。見五十處。輒參同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獵。暇則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乃斗

見十三。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必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

蒞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義。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

期。不二三年。邊運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我銜璧與觀。

左傳。魯公六年。許男面縛。衛壁大夫。袁經士與觀。注。縛手於後。惟見其面。以壁為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

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瞎。瞎。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免法廢斥之。**綱**以朱禩孫

為京湖四川宣撫使。兼江陵府。**綱**八月。大霖雨。天目山。在杭州府。崩。**目**水涌安吉。今浙江臨安。州府餘杭。杭

州府餘杭縣。民溺死者無算。**綱**元以博羅權為中書右丞。**綱**元太保劉秉忠卒。**目**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

位極人臣。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至是卒。元主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

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贈太傅趙國公諡文貞。**綱**元史

天澤伯顏大舉入寇。天澤有疾而還。**目**阿朮自襄樊既下。奉命略淮東而還。與阿里海涯同請南侵。且曰。

臣久在行間。備見宋兵之弱。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劉整亦言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以水軍乘勝長驅。則

大江必非宋有。元主可其奏。史天澤姚樞復上言。如求大將。非安童不可。元主遂下詔。數上宋費似道背

邊居誼并
節
淮東號小
朝廷

盟拘執信使之罪命天澤伯顏總諸道兵與阿朮阿里海涯呂文煥行中書省於荆湖博羅惟阿答海劉
整塔出董文炳行樞密院於淮西兵凡二十萬天澤至郢現上病篤召還諸軍並聽伯顏節制九月元

呂文煥以伯顏趨郢州劉整以博羅惟趨淮西冬十月元伯顏攻郢州張世傑時將兵力戰禦之伯顏

遂潛兵入漢今湖廣漢陽府屠沙洋陷新郢守將邊居誼死者十一月以陸秀夫參議淮東制置司事目李度

芝在淮南今江蘇揚州府聞秀夫名辟壁也置幕十一下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為第一號

小朝廷秀夫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問始賓主交驩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莊終

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以王煥章鑑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

煥固辭不許十二月元伯顏攻陽邏堡在湖廣黃州府城西夏貴帥師拒之伯顏使阿朮襲青山磯在湖廣武昌府城遂

渡江元伯顏拔陽邏堡夏貴棄師還伯顏遂會阿朮趨郢州鄂州朱禔孫將兵救鄂不至而還開元

兵趨鄂帥師援之道開陽邏鄂州元程鵬飛以州軍降伯顏使行省右丞阿里海涯戌鄂遂引

兵東下伯顏自率大衆與鄂州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開府臨安似道以孫虎臣總統諸軍目鄂既破朝

廷大懼三學生及羣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於臨安以黃萬石等參贊

軍事詔天下勤王以高達為湖北制置使知江陵陳奕以黃州叛降元李庭芝遣兵入援

恭宗皇帝名昀度宗次子在位一年元伯顏入乙亥帝昀德祐元年玩至元年春正月癸卯紹陵以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以呂師夔參贊都督府

軍事師夔不受命以江州江州叛降元元中書左丞劉整死于無為軍今江西南廬州知安慶府江

南文虎叛降元文虎遣人以酒饌如江州迎元軍伯顏使阿朮以舟師先造文虎以城降通判夏倚

仰藥仰首而死伯顏繼至承制授文虎兩浙大都督賈似道出師次于蕪湖二月夏貴引兵會之目似

道畏劉整不敢發及聞其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人以行金帛輜重之舟

舳艫觀四寸相銜百有餘里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則關白於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為殿帥

總禁兵進次於蕪湖江南太平府蕪湖縣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未幾夏貴引兵來會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曰

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俯首而已廣分注云似道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為望其愚益可知矣似道以汪立信為江

淮招討使募兵禦元目賈似道至江上以立信為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江甯府庫募兵

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即日遁以妻子託其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

與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拊立信背曰不用公言見上卷以至於此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

乾干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會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

可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卷八欲控引淮

漢以為後圖賈似道復請和于元伯顏不許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俘親曾安撫且以荔子黃柑

遺擊伯顏復使宋京親入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見同阿朮謂伯顏曰宋人無信惟當進兵

伯顏乃令囊加歹來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

不答囊加歹歸報京亦還以黃萬石為江西制置使元陷池州權守趙昂發死之目池州江南守王

起宗聞元軍渡江棄官去通判趙昂發攝州事昂發結壁聚糧為固守計元遊騎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

諷之降昂發分氣填膺直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江南常州府江陰縣遣人納款而陽

助昂發為守守兵皆歸於林昂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訪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

先出走雍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昂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昂發

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通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

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意死於從容堂林開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歎

息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諡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元主封其子那木罕

為北平王以安童行省院事于北鄙目元太宗高長孫曰海都居北方自定宗賁以來日尋干戈至是

詔封那木罕為北平王平率諸王兵鎮守而安童總省院之政元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卒目天

汪立信忠義

江南無一

賈似道以荔子黃柑遺伯顏

趙昂發死節

趙昂發死節